2026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李白笔下“金市”:比故宫还大三成!



唐代长安沿袭隋朝旧制,设东西两市作为贸易中心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,我国的考古工作者针对两市遗迹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,不仅揭露了大量唐代建筑基址,更为今天重现西市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

五陵年少金市东,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,笑入胡姬酒肆中。李白笔下长安少年游戏人生的风姿,令人浮想联翩。“金市”即长安西市的别名。唐朝长安是由隋朝首都大兴改建而成,大兴城中已设有东西二市,《隋书》说大兴东市叫“都会市”,西市叫“利人市”。但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,唐人写书撰文向来习惯于用“人”字代替“民”字,近代史学家岑仲勉据此指出隋代时西市的真实名称应是“利民市”,取《逸周书·王佩解》中“德在利民”之义。今天来到“唐诗之都”西安的游客,虽然见不到当年的景象,但千年前的西市并未随着唐朝的覆灭而消失无踪。考古学家们见微知著的天赋,正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。

◀长安城西市模型

商人的梦想之都

世事时常出乎众人意料,长安的东西二市作为大唐顶级购物中心,其格局反倒在唐宋文献中记载鲜少,有价值的著述唯韦述《两京新记》(部分文献亦成称《西京记》),以及宋敏求的《长安志》而已。韦述与宋敏求都担任过史官,且均是藏书大家。韦述活跃于唐玄宗朝,宋敏求则生长在宋仁宗到神宗时期,两人相隔约300年。既然韦述是实打实的盛唐人,作为长安繁华的亲历者,他的记述显然更有价值。可惜《西京记》与《两京新记》仅存残本,流传至今的只有书中关于西市的部分。

韦述写道,西市隶属太府寺管理,占南北两坊之地,“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”,店铺排列的方式跟东市如出一辙。其西北角建有“海池”,这是一座放生池,乃武则天长安年间(701年11月至705年2月)由僧人法成从永安渠引水建成。凿池之际工人还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带着神秘预言的古碑,上面刻着“百年为市,而后为池”八字。法成另在池边建造了佛堂。而西市市署前立着蒲州司兵徐彦伯为西市令载敏所立德政碑,“大衣行”同在该处。

身为后辈的宋敏求在编著《长安志》时亦沿袭了韦述的说辞,但他额外提及西市有作为“刑人之所”的“独柳”。最珍贵的是,《长安志》有一段描绘东市格局的文字,刚好能补韦述之缺。首先,东市“东西南北各六百步,四面各开二门”,四面大街广百步,“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”,这条街一直向东通往长安春明门。市内商家共有二百二十行,“四面立邸,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”。东市中央是市署所在,市署东侧是平准局。照此可以推测,西市市署也位于其正中。东市一样有放生池,在东北角,是分浐水渠经道政坊进长安,再西流注入此处的。长安城内以南北中轴线朱雀大街为界,分为两县治理,东是万年县,西是长安县。宋敏求评价说,论繁华东市稍劣于西市,原因是自唐高宗起皇室迁居长安东北的大明宫,公卿大臣为求方便,也多选万年县辖境开创府第。城东的商贾民户不敢和这群天潢贵胄争抢日益紧张的土地资源,“多归西市”。东市则逐渐向服务高端客群和经营奢侈品靠拢,必然官味有余,烟火气不足了。

如今,长安西市的故址上矗立着中国首家非国有(民营)的国家一级博物馆——大唐西市博物馆。大唐西市博物馆的修建历时三年,2010年4月7日,大唐西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。

史籍记载中的寥寥数语,只够勾勒出东西市的粗略格局,而两市内部的街巷、商铺分布等细节付之阙如。想在千年后剥开时光的覆盖,让长安的市井繁华重见天日,唯有考古才能办到。其实,从20世纪50年代起,中国考古界已逐步对两市遗址展开系统勘探,尤其偏重于西市,考古人员通过坊墙和街道痕迹成功确定了西市范围。

西市经勘察,南北长1031米,东西宽927米。东市南北长1000米,东西宽924米。两者面积大致相当,各自的面积都比北京故宫大30%。两市的四面墙上各开有两座相对的坊门,换言之市内会被四条大街分割成9个长方形区域,类似“井”字,跟长安城各坊规整如同棋盘的规划思路无异。大唐西市博物馆中的唐代石板桥遗址,正邻近西市从前东大街和北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。这座桥由七块石板构成,东西长5.5米,南北宽1.75米,桥下造成了过水涵洞的模样。最特别的是,各石板之间仍留有清晰的嵌痕,可见当年它们之间是由铁卡嵌入固定的,做工很是考究。目前考古发现的店铺遗迹,小者仅有一间房,面阔仅3米上下。由此可见,东西二市内的店铺排布应该相当拥挤,大家临街开业,鳞次栉比地凑在一起。

属于他们的辉煌大唐

据冯师英墓志记载其曾任“京西市令”,初唐书法名家冯承素正是冯师英的嗣子。唐太宗挚爱王羲之书法,曾令冯承素摹写。比起儿子在书法史上的盛名,若无墓志出土,冯师英的生平只怕要在历史洪流中完全湮灭了。根据志文,冯师英于唐高宗显庆四年(659)三月九日去世于群贤坊家中,年71岁。以此推断,冯师英应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(589),即隋灭南陈那年。至于群贤坊,就夹在长安正西门“金光门”与西市之间。冯师英之父冯伏是隋时益州通义县令,他自己则从“御史台录事”做起,相继担任过蓝田县主簿、右武卫录事参军事,并跟随唐太宗亲征高句丽,回朝后改任司农寺主簿。这之后,他被授予“西市令”之职,最终官至左监门长史(职事官),散官为朝议郎,正六品上。墓志中有一段话着力描绘西市繁华富丽与日常事务的繁杂。言下之意,西市令这种手下诸事千头万绪的官位,非冯师英这等能人不可:陆海奥区,肆厘纷拥。阛亭日上,镳毂川流。侔贾洪商,追翁伯而齐轨。韬光大隐,访季主而方驾。磐错之任,钰芒允属,授京西市令。

西市商贩云集、摩肩接踵的情形在大家意料之中。既然人员流动性强,那于两市公布重要消息,传播速度肯定最快。唐宪宗元和十年(815)六月,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遇刺身亡,朝野震惊。兵部侍郎许孟容愤慨上奏:“岂有国相横尸路隅,不能擒贼!”宪宗皇帝被他的忠义打动,下诏在东西二市“积钱二万贯”悬赏捉拿凶手。

黄巢占领长安期间,中和元年(881)四月,唐将王处存曾短暂击退了起义军,京师故人“遮道恸哭,欢呼塞路”。当黄巢卷土重来,得悉前因后果,深恨都城百姓仍心向唐室,遂“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,并杀之,血流成渠”。

饱经战乱摧残的东西市,竟还能搜括出七八万青壮,这里在太平时节又该是何等风光?

温庭筠所写的书里记载了长安巨富窦义的故事。窦义出身外戚家族,但从小痴迷经商。而他创业的关键节点,便是发明了所谓的“法烛”。当时窦义命手下从西市买来“油靛数石”熬煮,再把破麻鞋和碎瓦粉碎过筛,将这几样原料捣烂拌匀成乳状,用手握成长三尺、径三寸的圆柱,一共做了上万根。等到唐德宗建中初年(780-783),京师突发暴雨,柴薪严重不足,城中连生火做饭都成了难题。窦义于是取出法烛售卖,“每条百文,将燃炊爨,与薪功倍,又获无穷之利”。

跟这里的油靛一般,想知道东西市曾经有哪些热门的商品,很大程度上要倚重于唐宋时人的笔记。比如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记载,西市有一家格外火爆的“卖饮子”店,“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”“百文售一服,千种之疾,入口而愈”,近似于养生保健茶。这等神奇的疗效,很快让该店闻名遐迩,顾客接踵而至。有的顾客一连排了七天队,竟没能喝上一碗。

西市最引人注目的,便是浓郁的异域风情:不少店铺由粟特、波斯域外商人经营,著名的“波斯邸”便是其中代表。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彩绘描金白石榻,色彩艳丽,富贵逼人,明显出自迁入内地的粟特人坟墓。各国商人使者久居长安,故唐代之后,“胡人识宝”情节也成了小说的一个固定模板。李复言《续玄怪录》记载,北周、隋朝时的浪荡子杜子春“嗜酒邪游”败光家产后,在长安东市西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人,老人见他窘迫伤感的样子,便大方“袖出一缗”,叫他明日午时去西市的波斯邸取三百万钱用。

东西两市交易规模庞大,由此发展出成熟的柜坊业务。商人出行时常携带大量铜钱,既沉重不便,又暗藏安全隐患,柜坊的出现,很好地解决了商人存放钱币的难题。窦义经常施舍胡人米亮,当他听说米亮有宅邸要出售时,“西市柜坊锁钱盈余,即依值出钱市之”,立马便于西市的柜坊中取钱把房子买了下来。这儿的波斯邸也从事大额现金的储存和借贷业务。王国维《读史》一诗道:“南海商船来大食,西京祆寺建波斯。远人尽有如归乐,知是唐家全盛时。”唐朝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,要比长安两市中数之不尽的珍宝,更令后人感动。

首阳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旧闻秘史

来学照:报国守初心 热血铸忠魂

来学照,1904年生于浙江临安的一个殷实家庭。1925年,他积极追求进步,申请加入共青团,不久后转为共产党员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此后,来学照历任中共开封市委负责人、共青团河南省委常委、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员、中共开封市委书记等职务。他以豫泉官银局职员身份作掩护,同时借助两河书店等地下联络点开展活动,领导工人和革命师生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,为20世纪20年代开封市党的建设和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26年3月,军阀势力重新占据河南,河南的国共两党组织转入地下。党组织委派来学照为党团组织的活动筹集并管理经费。他经手巨额经费,始终账目清晰、分毫不差,展现出共产党人纯粹的初心和过硬的作风。

1928年,开封革命斗争陷入低谷,党组织屡遭破坏。中共河南省委委员、开封市委书记黄化育被捕后,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来学照接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。

来学照在白色恐怖中,积极恢复党团基层组织,坚决抵制黄色工会的破坏。同时,积极推进工农、学生运动,在丝业、银业、兵工厂等13个工会中,开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工会,持续反抗反动统治。

1928年9月,来学照不幸被捕。敌人因无确凿证据,允他取保释放。

1931年2月,因叛徒出卖,来学照在开展驻汴国民党军队兵运工作时再次被捕。狱中,他和同志们组建“难友会”,带领狱友坚持斗争。1931年3月25日,来学照与17名革命同志英勇就义。年仅27岁的他,用热血与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。

来源:开封日报